壯軒集
三

北軒居士集目錄

卷之七 初年錄 文

與李監察 樿 書　與李判書 畬 書

送李邦華序　送巨濟儒生奉尤齋畫像南下序

送判書李公 頤命使燕 序　先墓御筆表陰記

命見名述孫說　迴瀾石辨

獄中錄　先墓立碑祀土地神文

祭完山李公師命文　祭鄭氏姑母文

擬製祭毅宗皇帝文

卷之八 初年錄 史論

箕子陳洪範於武王　周公薦白雉於宗廟

荀息里克是非　季札歷聘之言

伍員復讐楚平　茅焦諫遷太后

張良四皓之力　文帝釋吳王濞

嚴延年劾奏霍光　劉向何如屈原

郭泰不及於禍　黨錮諸賢之事

孫權三臣之論　昭烈臨崩之言

諸葛亮七擒孟獲　石勒高光之論

謝安命駕圍碁　秦父老泣留劉裕

王珪魏徵之失　五王何如平勃

玄宗貌瘦之言

卷之九　初年錄 史論

郭子儀命減聲樂　李璀表父之反
憲宗淮西之功　唐室宦妾之禍
王子明不諫天書　趙抃君子小人之論
司馬光祚宋之言　范純仁救蔡確
岳飛奉詔班師　眞德秀就理宗
文天祥黃冠之對　劉因四賢之論

北軒居士集卷之七

初年錄 文 書

與李監察 樿 書

區區久聞執事之南也區區邇來盖不敢與人往復地且左莫憑便非直不敢亦不能也然其嚮慕未嘗不日夕于執事也方坐謫舍奴遽報以某鄉某公家郎君以衰服來聞之不勝愕眙顚倒出迎執手問故而知其有所後喪然後方始敬問執事起居且驚且欣難以爲懷也執事於衰暮疾病之餘重以飢寒流落雖執事處之怡然乃其見慕者安得不爲動心哉

郞君尊兄謂承執事命枉問區區死生因又伏聞執事於區區所遭遇爲之慨惋殆不自堪噫執事固宜爾惟區區其銘感當若何且執事雖則慨惋亦何能盡知之執事知己也盖不可言之於不知己者亦不可不言之於知己者請略言事本末盖昨春告密人之篤於老峰相公一家而區區亦因之以相熟執事之所知也渠適聞人爲不道言不容隱嘿將得其狀以聞于朝又不容不先白于所篤諸公渠旣引義分卽他人無庸加勸又何得以沮之哉諸公之不能勸沮區區寧有毫髮干涉況所謂傔人者與彼邂逅於

宮門而實不知告密事者具對於喉司辨詰之下此尤豈區區所知哉只緣告密人獲罪於曩日區區益見嫉於今時方吹毛洗垢而適會玆事姑猶未恣因告密人累於其所篤遂移鋒於其相熟者非不知爰書之無所著罪狀之無可驗而輒勒加之以惡言無所不極其意奄然成一大慝題目兩司齊騰凡四閱月而愈不止畢竟聖上詢及諸公卿則咸謂罪雖不顯人言如此宜罪之遂蒙酌處得配此近土此實聖上之恩也若惟時議是快則雖邊荒亦終不可保也事之本末如此執事果盡知之乎執事旣深知區

區其於區區所遭又當知其無他而猶恐其未之盡
也聊復言之區區行患難有素從前蒙　聖恩過厚
不死於甲戌之獄得父子相守于今數四年今雖滅
死萬萬無恨況編配哉執事之所慨惋不堪而區區
却付之一笑亦何異區區之動心於執事所怡然者
哉士不可懷居當隨所遇而安之若命惟環顧而無
所怍斯可矣此區區所以慕執事而執事之知區區
亦用此歟荒歲客寓資粮屢乏水土不善呻吟未已
豈是皆聽造物者之處分惟晨昏之念不能自抑而
亦將李延平排遣語口誦而心惟之閒中無以爲事

惟日親近書冊要以新得叅諸舊聞庶幾由此而精進不終爲倥侗之歸以不負知己者之至意此外無毫髮餘念也執事素康强又因郎君尊兄聞近益專精看書惟年彌高而德彌卲又不能無望於執事耳方春和湖山佳勝足以供杖屨之優游惟體履增迪不宣再拜

與李判書畬書 代製

某白先君子有四丈夫子其季名鎭符字德甫鎭符以丙辰六月十三日生生而淸揚丰若畵中人先君子甚念之常不欲離諸膝非直愛少然也自六七歲

先君子親授以業慈誘常先於威責而自能服習簡諒不比他兒之徒覓梨栗也先君子居閒久闔門之暇以花竹圖史爲娛鎭符日侍杖屨戲遊讀史詠詩音聲琅然人見之莫不以謂北亭之鸑鷟也當是時私家方盛隆鎭符生不識寒飢勞苦又爲父母暮境之所鍾愛而溫謹靜厚以自持無子弟驕靡事是雖先君子義訓所及而鎭符之得於天賦者則然也丁卯先君子寢疾鎭符稚年而憂形於色及丁艱服禮如成人鎭符素淸羸又方懼其毁也不佞等不忍於課督而詞業漸進又工於篆隷盖其才美亦有所未

可量也已已某與仲叔兩弟相繼流遷惟鎭符將母在家母既衰年當患難重以祖妣之喪殆不可支鎭符晨夕焉扶護惟母不食而未有鎭符食下咽者及乎衣衾寢處之凉溫適否未有鎭符不之審而聽婢使爲者其憂愁悲哀號哭無節左右不能止而鎭符輒盡誠寬譬之不止不已也每報不佞等以親候曰欲慰其心而恐未能也母有書必曰若弟在若等毋以我爲念雖不佞等亦勉母以毋傷少弟心也鎭符未經痘先君子嘗令愼避癸酉忽患毒痘彌日不脹膿方呻楚沉頓猶諄諄問母親食否既革則曰將若

母親何竟以正月二十九日不起年僅十八痛哉吾
弟以雅質端性不弱冠而夭况其出天之孝不克蒙
先君子遺澤而貽老母無涯之慽神其恐是耶痛哉
痛哉葬於廣州蘆谷先君子墓側午向原姓氏系出
具載尤齋先生所撰先君子碑版鎭符娶郡守李君
子芳之女卽畏齋相公之孫也婚三日而先歸月餘
遂病焉新婦奔喪而見姑世未嘗有斯酷也翌年不
佞等恩還以某子延澤立而爲後嗚呼自喪吾弟今
十稔矣孀婦病益甚稚兒之成立又未可期吾爲吾
弟謀惟以短石表其墓庶幾使後之樵牧知吾先君

子有此佳子而不幸短命相與告而無或爽之而已然吾弟幼未嘗出門外及長遭家難不顯以歿凡世之聞人長者殆無知吾弟面者今距其生又漸遠孰從而爲不朽圖哉執事實郡守君之從兄也記不佞在謫奉執事書云於郡守所覩吾弟嘉儀是不可謂不知吾弟念吾兩家平素契好而吾弟又幸託於高門今若得執事一言以闡其幽昧而存於久長則不惟粗塞兩家之悲亦可以慰逝者魂惟執事虔之某再拜

序

送李邦華序

故陽典李公有大功於誅兇逆戡禍亂之際紀在太常今無論已間爲兇黨之所甘心乃于桁楊之下張目厲聲曰今之廳上果無昔之叅按逆獄者耶廳上果謂逆非逆耶我知爲國誅逆而已廳上恐爲逆誅爲國之人耶仍謂執杖卒曰若必猛杖我杖　君所命也臣其敢愛死但死而無愧而已既而血肉盡爛猶曰殊不覺痛何不猛杖我慷慨凜烈至沒而如初當是時廳上相顧垂頭敢殺之而不敢詰吏卒皆竊嗟都人聞者爭相稱之曰岳武穆不如也盖公生而

有大功當死而有大節豈不忠義赫赫眞大丈夫哉
而雖千載之下觀之亦必壯公之爲也其後凶黨旣
去而 上命復保社勳公之爵賞如舊又 命並官
諸功臣遺胄 聖意甚盛而今十年公之子邦華漂
泊於湖海之間嗟乎廉吏之子負薪而優人爲諷於
其君夫以公之忠義與 聖上之有命而乃如此亦
可以觀世道矣今年秋適吾親爲大司馬當大政首
擬邦華於監役官則 上以授之而一臺官謂邦華
無名稱而駁褫之夫世之爲達官要職者豈皆名實
相副或並與區區之虛名而無聞焉而循資序藉形

勢者皆是也監役至卑而賤也承先蔭而爲之非濫也旣從事而不堪焉則駁之未晩也初何必論其名之稱不稱而況邦華勤謹而通敏生長將家而頗能文墨未見其不合於百執事夫邦華之實如此使臺官知之而駁之不直也不知而駁之不審也且無論達官要職官之卑賤而猶勝於監役者無慮累十百員其見差之人未知臺官果能一一飫聞其名稱而信其能堪無疑耶凡初登仕版而被駁於兩司者非汙賤累惡則必其癡騃不曉事之類也臺官之於邦華固不得以此言相加又其無私怨怒於邦華亦人

之所知也夫如是而以不能責之於爲達官要職之
人者責之於至卑之邦華何其甚也吾誠不知其故
而或謂近來士大夫頗務樹恩於兇黨凡於如陽典
公者必欲貶抑而以 聖明在上之故猶未敢焉則
於其子之爲官聊以微示其不可之意況爲兇黨所
仇爲今之士大夫所欲抑之者莫甚於大司馬家而
邦華之爲監役適在其爲政之日所以駁彼者將欲
累此耳噫豈其然也豈其然也殆由末俗奔競監役
是入仕初程而搢紳子弟居京華者顧不能得之而
乃歸於漂泊湖海之邦華或有不悅者妄爲訾謗而

入於臺官之耳耶是亦未可知也而盖以陽典公之忠義有子如邦華纔得霑一命於 聖朝而臺官乃駁之豈不關係世道哉雖然在邦華則無損夫以勤敏有識之資益究先公忠義之志以此而持家以此而報國無往而不可顧安用監役爲哉士不當志於穀而邦華雖不得官有勲嫡例廪自可以無飢矣抑念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如吾家毎用此爲戒今邦華亦與有責若其在鄉黨之中或失其所宜自守則不得官不足言向者臺官之駁邦華人將曰有先見矣可不懼哉邦華爲見吾親來京師於其歸以此

勉之

送巨濟儒生奉尤齋先生畵像南下序

生也今有所奉持而往將安之於滄海之上竹林之間吾知其有海神者恍惚出拜問生曰是叟也昔嘗厄于此今何爲而來哉豈今之時猶昔之時乎孔子有乘桴居夷之嘆抑叟之所適非人之厄之耶是亦時之使然耶生姑答之曰此先生之像也

送判書李公顧命使燕序

尚書李公將爲燕行徵不佞以言不佞下流也何敢贈人以言自夫有如公之行也凡以言相贈極其痛

寃感慨之意者且盈車有餘而之言也出於人則可也出於不佞則非所敢也不佞私有至痛公之所痛殆與不佞均而朝有制限泯然爲此行然則所謂痛寃感慨在于兩人之心者十倍恒人又何待言而聽之也則不惟不敢言亦有所不待言矣雖然竊見世之使於彼者惟執金繒而拜跪得無嘖言則已鄭子産知陳亡不過十年陳小國也其存亡無與於天下子産以與國之大夫往莅盟焉而猶且知之也況我之於彼臣妾仇讐雖其力寡不能懷必報之計若並與其國之自將如何而亦不爲知焉則向之痛寃感

慨之意顧安在哉以爲不敢知者弱也以爲不必知者不仁也雖欲知之不得焉者不明也李公賢者自無此三患又重之以私情之痛吾知其今行當有所知焉耳李公勉乎哉抑觀乎人國而知其將如何不特子產然也其術莫詳於管子八觀之書盖自田野山澤以至國邑州里與夫朝廷法令其侈儉虛實治亂存亡無或遺焉苟以此爲准則由鴨江抵燕京凡履其地接其人耳目之所及無非吾之所可知者李公勉乎哉不佞久欲以此托於使人者而不之敢焉今於李公忘僭猥而言之然知其將如何而後我之

當爲如何者亦不敢及焉恐下流之重得罪故也如或公艴然問不佞管子之事何足爲我願爾則請於是始敢對之曰不曰如其仁如其仁當乎衰世聖人之言猶然

記

先墓御筆表陰記代製

始先臣之永辭　聖世　上有隱卒之綸音卽無論其賻襚便蕃至於窀穸之事悉出官庀又　賜樹表之石臣於是就致仕臣宋時烈乞面書暨陰識以立墓左旋値壬人用事罷保　社勳表旣有功臣字所

宜改爲而臣某方竢罪絶海未遑逮甲戌更化　命復勳雪先臣誣衊又以　御筆書墓表大字以下嗚呼　聖上之於先臣其始終眷遇而又爲之光賁乎墓道者如此竊想先臣之靈必感泣於冥冥矣臣旣祗受遂伐石顯刻立之於墓前嗚呼雲章爛然丘壠生輝此豈但不肖子孫銜　恩罔極行路之過者亦將與感於　君臣之盛際矣表額以篆識　御筆仍並記顚末于其背以眎後之人焉兩表非古而前所樹亦係　恩賜今不敢不存云　上之二十五年己卯五月日臣某拜手謹識

說

命兒名述孫說

兒之生以甲戌名以述以叶也傳曰孝者善述人之事名以述勉兒孝也然兒之父愚無可述乃其可述在於祖先故必名以述孫也惟我祖先之德之懿甚盛誠恐兒之終身述之有不能盡者雖然馬伏波之戒其兒子必曰敦厚周愼而朱夫子取而編之於小學苟勉乎此可爲入德之門而庶幾述夫祖先之事名以述亦取其與山都長同也抑又有兒之可述在於祖先者吾家自先世生於戌者必有文章吾六代

祖黃岡先生生丙戌以博學高文贊　宣廟文治吾
高仲祖愼齋先生生甲戌其文至於道德博聞爲世
大儒吾曾仲祖滄洲先生生庚戌其文至於長三館
吾仲父竹泉公生戊戌其文能再魁多士盖先山戌
方有文筆峰云術家言雖不可信其事亦非偶然兒
之父亦生庚戌然於文亦忝祖先今兒又生於戌誠
願其有文章而無與其父之忝先同故必名以述孫
也是爲說

辨

廻瀾石辨

迴瀾石卽吾助川上之壁也天使許國大筆題曰迴瀾石刻之碑立之川傍碑背有國及魏時亮詩有曰衝波逆障曰峻石如屛曰成砥柱阻狂瀾此吾助川上之壁之爲迴瀾石者也大筆之石謂之迴瀾石碑則可謂之迴瀾石則不可爲其嫌於壁也今有立碑於墓刻之曰某人之墓碑豈嘗爲墓乎何以異於此也迴瀾之名與其詩宜鐫之於壁而乃爲别立碑者意其天造蒼然不欲有毁古人之有心也如此尤可敬也閭巷婦孺之以碑爲迴瀾石而不識壁之眞爲迴瀾石者固不足言而自郡之舊守鐫於壁曰暎水

屛雖士大夫多以壁爲暎水屛而以碑爲廻瀾石於是壁之身始受毁而又將湮滅其名深可恨也嗚呼石之有廻瀾之功是何等奇天使之錫名而眷眷於此是又何等奇而乃于滄桑變後何物末太守辱之以拙筆誣之以賤名玆豈非廻瀾石之不幸歟余故不得不辨也

錄

獄中錄

余於甲戌三月二十三日適問隣人之病家奚奚忽以小紙示卽舍弟書云有拿　命丞返羅卒已在門遂

入見祖母母笑而告兒無罪不日當赦還念余固無罪然豈保其得生第跨馬到禁府外郎拿入着枷送南間間第十也以二卒守一金溝人一居忠州云給藁席數編以展以措當褥枕晝坐手扶枷以倚壁稍使項不傷夜轉枷側于地臥以假睡禮賓具粥飯飯半沙石饌以乾魚數三片雜菜和鹽水倚鉢于枷以匙之二十四日二羅卒曳余到府廳之階下舉首視之泉官見余相與指而笑目而語都事以判事言高聲曰汝聽問目問目槩曰罪人咸以完崔格告汝與卞鶴年洪萬翼洪箕疇謀議換局換局以何計汝以

士子跡陰秘直告余良久對曰對以文乎以言乎判
事曰任汝爲余謂都事曰其書吾當言都事曰汝年
幾對以庚戌仍口號曰矣身以矣父某矣叔某某俱
配絕島矣身一身獨奉矣祖母矣父六年海外瘴疾
沈痼祖母年衰病深長在床席矣身或省覲矣父配
所或救護祖母疾病奔走憂遑方寸靡定蟄伏度日
罕與人接唯以矣祖母矣父尚保性命感激 天恩
晝夜上手而已判事曰何冒頭之多余曰罪人言何
多少足論唯發於口者書之仍謂都事曰問目中人
名有未詳者請更讀都事又讀一過繼占曰今於千

萬不圖猝當嚴問莫省端緖不勝惶惑問目中所謂咸以完崔格矣身素昧平生卞鶴年洪萬翼洪箕疇自前往來矣身之家年來亦或來見至於換局一款非人臣所敢問所敢言鶴年等雖嘗往來矣身以士子豈可與中路賤輩交結陰秘此外更無所達凡此繼占外或因彼問有以言對者所書於案者稍多於此判事又問曰卞鶴年往來汝家以昏夜云然否余曰矣身宿外軒人之來者或留宿豈必卞鶴年都事曰當以問卞鶴年鶴年見汝凡幾度余笑曰如鶴年輩往來安得記其幾度耶今日嚴問固非所預料也

遂曳還問其夜刑吏羅卒率工人持杻具鎖手足設
鞫故也自鎖手足凡飲食便旋唯守卒是藉朝夕飯
外雖索粥若水絕不給念余受 聖主罔極恩家父
於巳巳最爲時輩嫉旣配島討將置之死賴 聖主
而生焉不肖常懷爲 君親一死志今當死矣毫無
餘念及他猶有詩曰惟有 君親留一念九原應見
鬼神憐韓戚丈碩佐亦被囚在隔間可以通言語而
恐累彼不敢只與守卒作閒話仍問忠州卒以㺚川
戰場遺事不覺激昻自二十五日以後罪人拿入相
續獄窄不能容作假家於庭或推討 或對質或拷掠

或結案將行刑殆驚天震地又新有上變人羅卒輩
愈慌忙又聞上變者高聲曰彼大監實逆賊豈不嘗
着時羅孫裘夜對吾而爲密語乎余倚枷而臥惟默
誦彼蒼者天而已其間夢拜西浦府君凡再焉四月
二日五更方睡忽刑吏來喚曰上舍上舍時事變矣
仍言大臣禁府官被罪狀余曰無妄言刑吏又來曰
上舍必不久於此枷累日良苦小人請私脫之余曰
枷　君枷也　君着之　君當脫之汝何敢私刑吏
退日出復來言有新　命盡釋罪囚又言濟州巨濟
諸謫所皆放矣余待他囚皆出間乃出脫枷解杻北

向四拜出獄門得一句曰再生可以看天道萬死何當報　主恩遂反面於祖母母仍錄獄中事始末以不忘患難以識時事之變以頌　聖主之恩云

祭文

先墓立碑祀土地神文代製

維年月日具銜光山姓某爲先考具銜府君營立墓碑謹使子春澤敢昭告于土地之神竊以先人之葬十有七年蒙神之庇克寧厥阡揭厥于道諒自古先紀德表功言出大賢闕焉石刻盖由力綿不肖叨恩俸有餘錢旣伐旣治旣磨旣鐫將以竪之于阡之

前相方選日閱役宜遄豈神震驚心竊怵然昔朱夫子土神是虔有事先壠膚祈久延矧茲大事于神敢愆尚垂保佑弗傾弗顛百世千秋彌久彌堅俾後過者指而相傳君子之藏君子文焉神之爲惠實浹九泉醴羞雖薄誠意則專庶幾降鑑毋我棄捐尚饗

祭完山李公 師命 文 代製

維年月日完山李伯吉之靈柩自交河將移窆于砥平行由木道過龍江其友人光山金某畧具酒果之奠迎而送之曰子瘞河濱今幾霜露啓而載舟大江是泝巾亭在前金谷在望追惟疇曩罔非悽愴子之

衣褐勳在 宗祊豈其晚節而負 聖明遭時不幸
罪何無辭身後餘慘彼兇恐之昔竦於石所不能售
理有往復猶竢于後於皇 聖明化澤昭融凡可爲
恨奚待鄧公子於斯時丹書莫滌家人增懼友朋愈
盡結草之志子寧改初峽山深深遠隔京都謝此白
日即彼黃泉千秋萬歲魂魄惘然伍聲之善三世于
今臨江一箏有淚盈襟

祭鄭氏姑母文

維癸未十二月十八日己丑姪春澤與姪婦李謹具
薄奠告于鄭氏姑母之靈姑母與姪生差二年少同

游戲親愛則偏旣長而嫁尊舅遠竄吾門之厄骨肉分散我於辛未寧親于耽姑從夫所我由而南往來歷省惝怳夢寐有酒以飮買肉爲食權我于旅叙我以懷泉源淇水曷月歸哉已散者聚老親之傍姑亦言歸婉婉我堂旣諧君子子女多有卜屋我隣有井有臼生人之事行略備矣喪姑喪舅胡禍不已卒殞其身何辜于神惟姑平生慈孝最純割之若遺寧忍是乎矧伊君子鰥于旣孤莫窮如此靈其不念柔和天閟福善罔驗非直周親行路亦愴緬矣疇昔我哀曷狀姪婦居同十稔于茲羹湯問性義無尊卑何有

何亡私相云云前月之初出錢幾文各爲丈夫山房之資姑病卒亟姑夫先來錢又隨送付之阿愛誰謂奄忽此事不再甲與我述其年俱十述有果餅敢不以及無言不悲無事不憯訣于柩前庶幾有領

擬製 親祭 大明毅宗皇帝文

於維 皇明誕王華夷德罔不布功罔不熙 聖神傳授在我 皇時匪惟守成于前有辭迺除奸孽迺飭藩維一十七年勵精於治上方摠攬而臣恬嬉攙搶之動始于潢池 三宮震驚萬姓奔披苟其欲去豈無周岐嗚呼我 皇天下宼之君死于社禮訓孔

垂明明末 命質神無疑醜虜乘釁 皇祚遂移以
彼鱗介易我威儀顧惟海域世受 皇私粤若國祖
倡義回旗 高皇曰嘉汝宅東師 列聖字小不替
而彌抑有大焉 神皇是恩昭敬之代屢籲 天堦
祖系伸誣寶典郎貽倫常之正緊賴于誰特定寇難
蘇我瘡痍東人髪膚寔 皇之遺視同甸侯永世爲
期逮事我 皇値時艱危庶日禦侮侯度罔隳虜鋒
先及舉族流離其敢孤 恩力實不支陪臣在館號
痛罔涯蕩蕩我 皇謂我可悲爰及行李申加 寵
慈嗟臣曾祖備經百罹惟蒼黃翻覆一心西馳望拜于

苑由海通咨亦粤數臣恢扶民彝不以本朝斯斯焉有
斯臣祖所感匪風之詩暨厥賓友密勿猷爲竟齋此
志彼蒼獨知臣父嗣述未及鋪施如臣不肖剏構其
基尚有微忱逾久靡衰春秋一統聖言可追譬猶璇
霄白日則麗虞淵雖深奈此傾葵寒泉之浸及於苞
著剥極不復理亦難推瞻彼中原憂心如飢蟒袍舊
頒 天香未萎有爛雲章每玩淚滋何啻抱弓鼎水
之湄 天崩往事更恐追惟舊甲重回適及今玆奉
諱之日盡焉增噫壽亭已墟誰爲存祠自惟遐外祭
之非宜精誠所格可用筐筥爰治壇墠敬薦玄纁感

時懷古言出肝脾於昭在上庶幾聽卑

北軒居士集卷之七

北軒居士集卷之八

初年錄文　史論

箕子陳洪範於武王

箕子於殷亡之後乃爲之陳洪範於武王之前獨何心哉曰箕子學禹者也不惟其所謂洪範者即推演禹之水火金木土穀與正德利用厚生之說而已乃其身之所處略與禹同盖鯀殛而禹乃事舜代鯀治水㫁由鯀實有罪禹不敢以一身違天下之公議也箕子之於殷實惟父子而紂之罪浮於鯀武王之誅之即大舜罪四凶之心也如其公如其義而爲箕子

者何以待武王哉且夫洪範者卽帝王爲治之大法
也紂以不用此道故爲獨夫惟箕子以殷之遺老懷
抱此大法而武王隨而訪之則安得不爲陳之也故
其言曰鯀陻洪水帝不畀洪範九疇禹乃嗣興天錫
禹洪範九疇蓋於此反復致意而後陳之斯道也禹
以之事舜箕子以之應武王之求是其心非故薄於
鯀與殷也難者曰殷宗因武王而絕箕子得無介然
曰殷之亡紂之爲也彼武王何與焉使禹以汨陳五
行歸怨於舜寧有是理哉曰伯夷叔齊以北海之匹
夫爲殷而諫武王遂餓於西山若箕子宗戚大臣也

不死之不已乃爲之傳道於新君茲不能無惑也曰嗟夫是又非衆人所識也且伯夷豈嘗爲殷盖爲萬世之無君也惟其匹夫之故不爲殷而爲萬世惟其爲萬世之故雖諫而死亦無病於武王而此非可以責之於殷之宗戚也則箕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彼不忍因武王而忽天下君臣之大防此不敢因宗國而違武王誅罪之公義故曰箕子學禹者也雖然箕子之事有不盡如禹者舜之於鯀以君而誅臣其事順武王之於紂以臣而放君其勢逆爲箕子者雖不可怨武王亦當異乎禹之委質於舜故可使之訪而

不可使之臣可以道相傳而不可立於其朝此又箕子之心也史云周封箕子於朝鮮殆非也意者箕子旣陳洪範則遂不欲處於周之中土乃自遯于朝鮮朝鮮之人樂其仁也奉以爲君而箕子不肯去之也若夫朝周之事麥秀之歌其亦出於齊東野人哉

周公薦白雉於宗廟

史言越裳氏獻白雉周公受而薦之宗廟此妄也非謂越裳無來朝之事又非謂來朝而未嘗獻白雉也周公以聖人佐天子化理及於萬國所以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而彼鳥言椎髻之類稽首來王其用

白雉爲贄無足異也而獨其所謂薦之宗廟者妄也觀夫書西旅貢獒則召公以爲不當受作書以訓武王而其言曰不貴異物賤用物又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夫雉者以五色爲正舜之作服禹之制貢皆爲其五色也而今越裳之雉不華而白其爲異物其非土性而不可用不可畜也審矣安有不可育于國中而乃用以薦之宗廟者乎召公之所眷眷而周公宜無所忽焉也禮曰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凡謂不可食而若此類至於十數物之多雉之白者反常之甚宜其不見充於君子之庖厨禮又曰天子諸侯

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於是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毛猶可卜况色之反常耶禮又有之春而鮮羔開氷夏而以雛嘗黍凡薦於廟者有時傳說曰黷于祭祀是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薦雉而不以時則亦近於黷亂矣且苟用雉周之有司豈乏所謂疏趾者而乃用越裳氏之所獻哉周公之賛文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所謂惟正之供卽常貢定數也祭祀之禮尤嚴於生者之奉其必不以蠻夷荒服之外反常不可用之物享之於文王無疑也曰然則彼有來獻宜何以處之曰慰而

撫之資而遣之還其所獻可也受而放諸山林猶善於薦之也直以遠方之人懷慕中國之化執土物而來貢其物又反常焉則視爲曠絕可貴之事謂周公成王必不敢獨享故薦之宗廟有若歸美告成然而遂有此妄誕史氏不察以誤後人凡荒君佞臣矯誣矜大欲以惑人之視聽者未必不藉口於此如漢武之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作爲歌詩協於宗廟亦一事也

荀息里克是非

晉獻公疾召大夫荀息托其子奚齊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其若之何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獻公卒奚齊立中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弑之及荀息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司馬氏謂獻公廢長立少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遽以死許之是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也春秋書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胡氏引其說於傳至如蘇氏又以爲因國人之所欲廢

而廢之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愚謂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詳也司馬氏責荀息以不能格君是矣然其不諫廢太子與受遺命立奚齊自是二事豈以不能諫於前遂廢君命於後也荀息之爲責也則不惟其不諫易曰見幾而作孔子曰亂邦不居當是時晉國方亂而息亦可以去矣然此爲保身耳人臣之義何可一概論也申生已死奚齊親獻公子而公命立之若以驪姬之讒獻公之惑而謂非當立而立則申生之所自生也亦不正魏徵之於太宗有辰嬴之諫晉有君子者誰肯立於其朝乎特申生賢而死於非罪

國人寃之而已獻公雖無道君與父也惠懷雖無罪子與臣也且上下君父之命而出奔不可謂無罪而晉國不可以無君則非奚齊之立而又誰也而爲荀息者豈敢不竭股肱之力哉荀息晉之忠臣也送往事居爲吾之所當爲者不幸而死亦可謂得其所杜與司馬之得失不難知矣而胡氏褒以臨大節而不可奪信哉獨其所謂國人不子之說可疑經言殺其君之子直以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而其曰其君之子者亦所以深罪里克也必謂國人不子則克之罪輕吾恐其無是理也不然則經又何以書曰弒其君卓

豈國人獨不子奚齊而於卓則君之乎惟胡氏所以罪克之言曰奚齊者旣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殺之以及卓者可謂克之定案而蘇氏於弑君之罪欲有所議抑何哉吾故曰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詳也

季札歷聘之言

人之接乎所見發於語言而其中之所存者見矣孔子之衛見其庶也思所以富而教之孟子見齊王之子嘆其居移氣養移體而仍思居天下之廣居者夫適衛而見其庶過齊而望見其王子者亦多矣孰有如孔孟之所言也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而歷論

諸死者蓋彷徨於丘墟壠畝之間而曾不知死生之變古今之異眷眷乎求與之同歸孔孟聖人其志在於行道未嘗跬步而忘之雖文子蓋亦欲善而不倦感於所遇而發於言而其中之所存者可知也吳季子歷聘諸國於魯見叔孫穆子曰吾子爲魯宗卿任其大政不愼舉禍必及子於齊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於晋謂叔向曰吾子勉之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免于難其論諸國間多格言不可廢者而其勉於諸大夫要不過於避禍免難此其所存何如而其言若是也夫季子者畏禍之人也以吳

國讓凡三而不以守節而以保身故其出而覲於人
國而爲人謀也未能一日忘其畏禍之心亦猶孔孟
之志在於行道也今有貪夫吝人得千金而寳之惟
恐藏之不深見富人之通假貸濟貧乏且愕然而驚
以爲必有大患季子之視其身何啻千金而諸大夫
方且通假貸濟貧乏其言安得不然哉不然則季子
以下國一介之使臣聘列國而初見諸大夫乃於立
談之頃樽俎之間猝然恐動以禍亂之說何其妄歟
如叔孫豹之論三不朽可謂得君子相勉戒之道其
謂保姓受氏無國無之者其論又高豈區區於避禍

免難哉雖晏嬰叔向各論其國之事者亦與季子有異則季子何其妄歟意諸大夫者亦知季子之爲季子故不之答歟且季子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其亦先知之明也然文子欲善而不倦故生不交利死不屬子爲晉賢卿以終其身而季子知有其身不知有宗國徒能老壽而實背覆亡之禍季子之所存如此而已

伍員復讐楚平

嗟乎子胥復讐之事自漢司馬遷揚雄以來是非相半至於宋明諸儒而未已然孰不以父子君臣之際

而爲說哉余不暇悉擧以辨獨程氏之言曰平王殺其子妻其婦奬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噫斯言庶幾矣惟天下之忠而無罪如伍奢殺無罪而無道如平王者歷千古而殆不一二數則以是而論子胥可乎若猶未也又有說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惟赤子無私而已事固有失之於講究尋索之餘而得之於翻然忽然之間

者今夫三尺童子從長者而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及授以子胥之事至其父兄爲僇亡走渡江已而得吳力以復讐者鮮不嗚咽流涕感憤激昂而作曰惜乎平王已死也子胥之鞭所以一百二百而未足須三百而後可也凡若是者何爲而然也請置諸儒不齊之說決於童子無私之辭捨其所失於講究尋索之餘而取其得之於翻然忽然之間者而斷之曰子胥孝子也子胥孝子也程氏引張良謝病之事咎子胥之不能退何其陋哉張良爲韓報仇而已漢儲之是非何與於己而良謂吾賴是人而成吾志遂不能

不報以四皓之計子胥之於夫差亦猶是也方吳之與越相持豈子胥謝病時哉張良忠於韓而已子胥孝於父而已余悲程氏之言有不得子胥之情故又表而出之以俟後之不失赤子之心者

茅焦諫遷太后

秦王政以嫪毒之亂遷其太后于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數十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假父遷母於雍令天下聞之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秦王聽其言自駕迎太后歸母子乃復如初茅焦亦可謂項直不懼能以言動其主者或惜

其以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者當乎暴君之世而不得不諫則士固有若此如焦又何足論哉獨怪夫以焦之直而不懼能全王母子之道而奈何不遂正其父子之名也假父而尚謂之不可殺況於親父何如哉不韋之亂秦嗣是秦之罪人而於政則父子也政之得爲秦王是莊襄之見罔而非政之罪也且夷狄暴虐之君其得國又不以正者何限而爲其臣者不可不以忠義事之忠義之道孰大於正名而正名之事又孰重於父子哉秦王之長亦久矣豈不自知其爲不韋子而惟懟而諱之爲政之臣者

宜謀所以爲羸氏立後以不忘其恩復姓曰呂尊不
韋爲太上立呂氏宗廟以正本始以示天下如宋儒
之論周世宗者卽所謂正名也所謂忠義之道也惜
乎未有能爲此者使不韋廢徙以死以滅父子之倫
也使焦待政之迎太后歸又復解衣趨伏於斧質之
前而大聲曰有急矣政必曰何謂也對曰陛下之危
甚於朝露及今請使天下之人父不得子其子子不
得父其父有不從令者盡戮之不者當相率而斷陛
下之頭礫陛下之身陛下之危甚於朝露爲之奈何
則政必愕而問計於是徐言不韋事政雖暴豈有不

聽哉若謂政懟而不許則嫪毒之事已不能諱矣焦何以知母之宜全而不思父子之不可不正也且天下之畏秦畏其威彊非謂其伯翳之孫而勢有異於晉元則還呂氏而不能爲君吾不信也雖然自生民以來亂未有甚於嬴呂之間者殆天之數也正名之事尚安所施而如焦又何足論哉

張良四皓之力

高帝欲易太子羣臣諫不聽張良爲呂后畫計致四老人從太子帝召戚姬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史言其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愚謂殆不然

也夫人之有過有悔而卽改者有終不可改者有欲
改之而姑未改者夫欲改之而姑未改者待其可以
改之之端而然旣悔矣則雖無端亦改而已今夫驕
兒啼之終日長者理禁之而不從也勢諭之而欲止
也欲止而未止必待其端始乃罷啼而笑高帝之過
類此雖無良亦終不易太子惟良爲其端耳曰然則
果誰之力曰叔孫通近之矣蘇子惜無以奚齊卓子
之所以死爲帝言者何言之謬也通固嘗曰晉獻公
以驪姬之故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則里克之事
通所以諷於帝而通可謂得勢諭之道也高帝之能

能明於勢而已雖惑於戚姬一朝之愛欲立如意彼思百歲後呂后當朝將相大臣從呂后定天下素所畏服如意豈能一日南面而立以帝之明宜必慮此而通又以奚齊諷之帝雖欲不改如勢何哉故曰吾直戲耳戲之云者豈非所謂悔而欲改而吾見兒之無端而且失笑也可不謂之叔孫之力哉曰其必待夫四人之爲端者何也曰不曰驕乎人主之情常患如此雖以帝之善於聽諫當時居位日久不能不驕若以羣臣之言莫有當者而惟四人之事非常可喜者然此又人主之情而帝之所不免也故召戚姬而

指示之從而詠歌之嗟嘆之自爲非常之狀非復昔日輟食吐哺之氣象孰知夫雖無四人者亦終不易太子哉且良之從帝於帷幄幾年矣宜亦知帝之明於勢也故凡其諫立六國後聽韓信自王請捐地與韓彭勸先封雍齒諸事無非勢之最切而帝所易見者今乃招致山中之老人使與太子遊其計豈不甚迂而與前所諫說者異哉其異乎前之諫說者乃所以不得任其力也苟使帝堅欲易太子不思百歲後呂后之患將相大臣之事則彼白鬚四老人者尤何足顧憚吾知其必溺冠哉

文帝釋吳王濞

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漢文帝之於吳濞可謂馴致其反而不能辨之於早者如濞之事豈一朝夕之故哉自高皇帝已言濞有反相及濞之子與漢太子博爭道太子引博局提殺之送葬至吳則濞曰死長安即葬長安還送其喪仍稱疾不朝濞不反而何帝顧賜之几杖而釋之恣其鑄山煮海招納亡命如此四十餘年而卒舉兵

以反帝縱不欲當時誅之獨不能用賈誼鼂錯之言削其郡以破其勢散其謀耶霜其或不至於氷也自古莫不以謙恭稱帝惟謙恭於天下之人則可其以待彊諸侯之反者未之聞也要其姑息遷退苟安於無事而已而宋之儒者乃曰純任德教豈知言哉或又以咎鼂錯之計夫縱猛虎於泰山之嵎而日飼以牛羊及其狺然横行則反咎其始議荷戈者若是乎爲虎之易而爲人之難也且帝不特不能高其垣墉又從而撤毁之以便虎之出入如几杖之事然也帝縱幸其身之無事獨不念晏駕後耶又不念濞之反

實由太子博局之釁耶齊武帝謂其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帝豈亦恃周亞夫之賢可任將兵耶吳楚之反天子太后不能安席生民死者幾人漢之不亡幸耳雖濞與其惡極而誅晁若裁之以冀其全也凡皆帝姑息之過而由其不聞夫易道而然也難者曰帝少而濞老吳楚事非可逆慮者此又甚不然光武時南陽宗姓請復十年光武曰天下至重敢望許久耶此恐有革姓之變況死生哉夫安而不可以忘危存而不可以忘亡易

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嚴延年劾奏霍光

霍光廢昌邑王迎立孝宣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不道史言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後之論者謂伯夷後一人愚曰延年而如伯夷誰而不如伯夷伯夷以武王不可伐紂諫不從遂隱而死延年亦謂孝宣不當爲君耶伯夷之死以殷之革欲自爲殷民而已延年亦謂孝宣夷高祖之宗廟而耻之耶延年且若以昌邑爲不可廢而爲昌邑守節如伯夷之以殷也則當隱之不暇何以立孝宣之庭劾霍光爲

耶使伯夷晃而進於武王而詰太公望以廢立之罪則曾是以爲伯夷耶名義未有所據進退未見所當者延年而如伯夷誰而不如伯夷且延年若以爲人臣不可立君則其有自立又以云何而當孝昭崩無嗣漢之羣臣當相顧而罷去矣旣有不能不立則獨無不能不廢而廢者耶廢而更立之則孝宣是也雖延年固不敢謂昌邑無罪孝宣非所當立而獨以咎霍光者何耶霍光而爲不道孝宣豈能一日立於天下之上又安有所謂侍御史者耶且光於廢立之際輒得太后旨固非擅也藉令無太后者光以受先朝

顧命大臣而率羣臣因人心之所同而爲之其可曰
擅耶廢立之事自三代以後未有如光之正而延年
敢誣以不道非愚則悖也然竊究延年之心殆有姦
人之術而爲此者彼固屠伯何所不至盖必曰人情
喜異而好新當大將軍迎立天子有大功衆所仰望
而猝有一人出而刻之則宜必沽取直聲且大將軍
寛厚宜不以罪且彼以猾吏善伺人意方孝宣新立
畏憚光君臣之間不能帖然謂大將軍若寛之天子
必無特罪之意而遂敢爲之彼焉知昌邑孝宣是非
又豈必惡夫大將軍而爲哉旣刻則果如所揣以朝

廷則敬焉以光則容焉可謂無遺筭矣然而後儒之擬於伯夷亦非延年之所期也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愼也嗟夫名實之際自古而然奸雄小人假以濟其私流俗之所易惑人主之所不能察甚則並與後世而欺之惟被其所操持而以爲資者最不幸如光是也愚謂霍氏之禍不萌於驂乘萌於延年之言也然延年亦不能善其終豈非天哉吾故先言其異於伯夷者次論姦人之情以竢知者

劉向何如屈原

嗚呼屈三閭劉中壘之眷眷於宗國傾危之際者出

於天賦之忠皆可敬也皆可悲也其或放焉或以位終焉豈其所遭値者偶然歟胡氏以屈之懷沙赴流劉之不及於禍謂劉優於屈則恐非論之至者也悲夫懷沙之事尚恐言哉劉有秘書之愧而賢者之過吾又不欲擧而掩其大體也今以二子者律之於聖人之道則劉迂而屈褊大抵皆未造乎正也雖然吾於二子其異乎胡氏之見者有說焉盖嘗思其人而讀其書讀其書則又思其人仍以想像於其彷彿之間則三閭如秀眉美目之女加以丹霞之冠明月之佩而窅然處於深山幽㵎之濵薈脩竹餐風露孰敢

爲之秣馬哉如中壘又豈不靜淑矣而或可望見於井臼之間者歟

郭泰不及於禍

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處昏保身之道莫尚於此然鮑焦非世抱木而死屈原不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自沉於江自古有如此者士不可槪以一道亦惟不失其本心焉而已東漢之士大抵不得乎儉德言遜之義其趨昏君之鼎鑊如鮑焦之抱木屈原之沉江然余不暇責其不能保身而竊悲其志之如此也惟申屠蟠

之隱居絶跡徐孺子之不荅國事庶幾於易孔子之言者史言郭泰不爲危言覈論故怨禍不及則余不能無疑也夫泰之方周旋京師也孺子嘗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則泰固非無意於世者然當桓靈之間李膺諸賢廢錮之後天下士大夫高其道而汚穢朝廷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等號此黨禍所以再起而不救者而泰在其中意泰歷郡國遊京師以激揚奬礪天下士爲已任者已久其所臧否之際豈無所謂危言覈論哉一朝聞孺子之戒固欲改

之而其勢或不能卒然遠舉而深晦故與范滂同入於八顧之目此泰所以終歛於孺子而豈能與於儉德言遜之義哉然其不及於禍則意其偶然歟當是時黨人死者百餘人廢徙又數百人豈其危言覈論皆甚於泰歟亦安知無聞人告戒欲改之而得免若泰者歟如皇甫規自爲上言請坐而朝廷乃獨不問禍福之來亦或如此而天下之事有幸不幸竊謂以申屠孺子而不免則眞不幸以李膺范滂而免則眞幸泰處乎其間雖不免非不幸雖免亦未可謂之幸故曰偶然而已獨怪夫後之士者旣不能爲申屠孺

子又不敢爲李膺范滂則未甞不求如泰之處於其間而謂其偶然而免者不可必得則或反自附節甫以見其貳於黨人以冀其保身而猶復以泰爲口實是則泰之不幸也與其如此曷若抱木沉江而死之不失其本心也

黨錮諸賢之事

用之而不堪爲材則孰謂楩楠豫章叩之而不聞其聲則孰謂黃鍾大呂試之而不見其效則孰謂賢人君子東漢之士憤世嫉邪大言高論相率而入於禍豈不悲哉然余竊獨有不能釋然者在於其名實之

間使諸人不遇禍而用於世而行國政之久則其所就果能如其議論之高聲聞之盛哉苟其名實不副而使姦人竊笑於傍則其遇禍亦未始爲不幸耳嗚呼亦旣試之矣賓武陳蕃三君之二也夫君者宗也無以復加也意此人者又賢於衆賢而方危難之際握將相之權而一敗塗地身僇而國危才謀度量無一可觀況武不能不爲富貴所溺蕃之聞亂與諸生拔刃入尚書門舉措慌忙其異於小夫亂人者幾希顧其平生淸名峻望豈無愧色其君如此卽其餘又何如也人材之盛衰士之賢不肖自周以來皆可見

已詩曰濟濟多士生此王國言文王作人之盛而文
武之世亂臣九人之外未有表表可稱者宣王中興
只有尹吉甫仲山甫等數人而已豈於劉氏之末賢
人君子若是其衆耶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所未有
其徒三千人又未有如顔子之賢而自夫楊震黃憲
一朝而爲孔子顔子天下風靡動稱聖賢顧其聖賢
者終不可以空言而及之則於是以絶俗異衆爲聖
而相與力爲詭怪非常之行聖人豈嘗異衆固與人
同耳徐穉郭泰又東漢之尤者也然其行事乖戾多
矣弔於葬者執引執紼禮也豈嘗有置芻之文謂其

不以是而徵高士之名吾不信也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周公之待士至於吐哺握髮而獨爲一徐穉設榻得無近於諂而穉又安之又何自高而不讓也殺雞食母閭巷小人亦多能之泰以草蔬同飯而遽爲其友以是求友當失於曾參矣墮甑不顧亦自未易而立談之間勸令入學古者造士自鄉而大司徒自大司徒而學其術甚詳而備所以考人之德行則泰何其無漸也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書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惜乎二子之不聞斯道也如二子雖不合中庸亦豈非高特曠世之士哉而其流之害詐僞滋

與風俗大敗若無姤婦之煩言如黃允者亦當在俊
顧之列豈不可羞之甚竊謂陳竇雖不敗而招致諸
賢與之共政漢亦終亡而已何者夫以天下賢人之
宗挾太后將相之勢不能誅數三黃門如董卓曹操
之奸何以當之雖復大言高論於廟堂之上有何益
哉王衍之清談安石之節行適足以促晉宋之亡後
代之事可見也孰謂諸賢之遇禍爲不幸哉然陳竇
雖敗其忠可愍且人莫難於死生之際而或謂李膺
可去則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郭揖解印
欲與范滂俱亡滂曰死則罪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皆從容就死豈不賢矣而其得盛名也亦宜

孫權三臣之論

夫欲滅吳蜀而一天下者曹操也欲討曹操以興復漢室者劉備也欲保守江東未嘗敢有并天下之志者孫權也未嘗敢有并天下之志而强爲大言以自壯者又孫權也觀於孫策之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知權莫如策其所期固不越於江東周瑜薦魯肅權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

與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其謀臣之計亦止如此嗟夫權誠自量而惟以江東爲意則率周瑜魯肅之徒佐劉備討曹操以定天下身爲功臣之首奉藩江東世世稱孤豈不名正理得其身安樂而權之慮不及此者誠謂若是則不能復爲大善也是以曹劉角立而權於其間反覆不常或破曹或侵劉或稱臣於曹或連和於劉其計未嘗素定而已然坐江東而爲大言則又自若也觀於其所論三臣之言亦可知已其言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邈焉寡儔子敬與孤燕語便及大略孟德率數十

萬衆水陸俱下獨勸孤呼公瑾付任後雖勸我借玄德地一短不足以損二長孤常以比鄧禹也子明果敢有膽籌策奇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又曰子敬云帝王之起自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權以區區才智割據一隅與數三謀臣圖議國事其本末略具於此夫以曹操之殭劉備之義關羽之勇萃於一時而權之臣破孟德則爲功取關羽則爲能勸借玄德地則爲短是其勢豈不傑然特立於天下哉而乃又以魯肅驅除之說爲大言此所以未嘗敢有幷天下之志而其後有稱臣連和之事

亦其勢然也然權方且責人之大言而權之大言又甚其比魯肅於鄧禹是也禹之初見光武曰願明公延攬英雄務悅人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只此數言與肅何如也安有英雄之士遇人主於草昧之間而其所獻計乃曰漢室不可興曹操不可除夫成大業者舉大名未知吳之君臣所舉何名而肅而爲禹誰不爲禹者然且自詔其臣而身欲爲光武以自壯則此權所以不肯佐劉備定天下也

昭烈臨崩之言

漢昭烈臨崩謂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夫取者取天位之謂也天位而安有以臣而自取者乎堯之於舜舜之於禹親與之授受則有矣未嘗使舜禹者姑且受命輔朱均待其不才而取之也伊尹以太甲不明則放之放之而悔過則奉而歸之然不敢以其間取太甲之位武王老成王幼而天下之危未定周公親武王之弟也其亦異羣臣者而未聞其托孤之際以周公自取爲言盖自三王以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便爲古今不易之常法所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是矣而後世雖有稱以禪代之事是皆自取惟自取則爲簒而

已士之少有得於君臣之分者當知自取之不可而況亮之賢乎而況昭烈之明曾謂亮而可爲自取之事乎夫亮也自在草廬之中已曰將軍帝室之胄盖從劉氏以定天下者亮之志也使亮不遇昭烈則老死於隴畝而已必不自爲聚黨割地如袁紹孫權之爲者夫豈昭烈不知哉不遇劉氏而自爲之猶且不肯而旣事昭烈而廢逐其嗣而自取之豈有是理且亮之必欲從昭烈定天下者何哉非以曹氏之簒漢故歟方欲討人之簒而身自爲簒何能須臾居於士民之上是亮雖不賢而欲爲之將知其勢之不可而

止耳然自昭烈言之我惟不能討曹氏惟天下之人討之縱不能復漢之宗廟寧甘心於漢之賊况亮素所與共謀此事者而卒能自取而有成又愈於天下之人夫惟討賊成功而已不敢顧其傳序之常父子之情者亦昭烈之心也故非不知堯舜三王之所未有伊尹周公之所不敢亮之所必不爲而不能不以爲言者盖以明吾心之如此而已豈不悲哉

諸葛亮七擒孟獲

孔明之事大抵未有不可曉者襲劉璋取益州孔明亦豈不知其不可而以爲不如此則無以行吾之事

孔明之過也論者又以不虞吳人之圖關羽不諫先主之出師報吳不聽魏延間道襲關中之計爲孔明用兵之失孔明之不及也孔明雖賢何能無過不及且其任馬謖而敗軍則不能知人而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於孔明何責之深惟七縱孟獲而七擒之則愚所謂不可曉者夫賊豈可擒而復縱乎縱令縱而復擒一再則或可豈可至於六七之多乎孔明固知其必擒而縱之終非所以施於賊也且戰凶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爲之孔明不宜徒手搏獲意其七禽之際不下戰數十合豈無殺傷之患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猶不爲擒一獲而多殺人孔明豈有不得巳乎夫旣七擒而猶遣獲獲止不去使獲不止孔明將八縱九擒而愈多殺人歟雍闓者境內之賊討之誠是始斬闓而獲收餘衆以作亂獲亦闓也擒而戮之不其宜乎何必使觀營陣縱之復戰且兵之虛實勝敗善兵者知之於未戰之前雖不善者旣觀營陣與之屢戰則宜無不知而獲恃區區之悍勇凡六被擒而猶不止是直頑迷不靈不足與較者其爲夷漢所服愚未敢信而一戰戮獲何遽失南人心耶擒而不戮縱之復戰卒又擒而用之爲官屬孔明麾下不爲無人

尚安用頑迷之獲哉獲反賊也而孔明奉辭討罪當
爲之陳逆順諭利害於南人宜無不服况旣擒之假
令南人謂獲之用兵本勝於孔明而不幸爲所擒亦
非孔明之所羞也夫惟討反者而戮之而已何乃追
計其用兵之善否有若角戲然哉觀夫孔明平生所
爲出於愼重尤不喜聲名而縱賊復戰雖知其無虞
終有乘危取必之意又似衒能矜技者之爲孔明豈
有是哉豈或南中之勢固有不得不然而今不可知
耶殆不然而史氏之衍也先儒之論此事謂非特示
威於獲其所以復中原淸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

噫王者之師固不得已也霸國之師亦惟奉辭而已東征而西怨則有之退舍而降原則有之未聞有七縱七擒之事余又未曉其爲復漢之兆也使此事不出於孔明而出於吳起孫臏之徒則儒者得無善戰之譏哉

石勒高光之論

石勒語其羣臣曰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并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勒之所以知人與其自知者如此愚謂勒胡羯之雄者也當其執王衍等問晉故而數其罪始欲存之而又不忍

加以鋒刃剖太傅越之柩而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勒之所爲頗有君人之度及其歷論高光而又自以爲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當漢之末曹操乘危因勢刧天子以令諸侯一時豪傑之士自諸葛孔明之外皆風靡景從不知操之爲漢賊也及司馬懿以操之所以簒漢者簒魏則天下之人又視之當然遂使風俗大壞法義掃盡愚謂晉不待五胡之亂而中原先已陸沉者操懿之故也且以中原之士襲冠帶誦聖賢者而所視以當然

勒以羯雛能辨其奸而發其隱所謂欺孤寡以取天下者悉得操懿之情不資人而知不由學而得非固雄者而如此乎竊以勒比之前代割據之雄其過於隗囂公孫述遠甚光武之於此二子皆以力征經營而後取之二子者亦終不屈使勒生於其時者其并驅當無疑矣雖光武之才勇加之以文辯又因民心思漢終必取勒以定天下而吾恐其未取之前勝敗相當紛紛而久不能決則所謂鹿死誰手者勒雖自許之過亦其言之當爾也至於高光相去之間勒言誠得之夫高祖光武豈可同日論哉高祖天人也三

代以來未有其比如後世所謂英雄智略之主不在蕭曹良平之列則卽與韓彭等耳而光武固當不免勒亦其一也則勒豈非知言哉高祖譬則深山鉅壑虎豹蛟龍之所潛蔵元氣之所萃百物之所出未易以區區測度光武如築土疏泉頗煩人力而草木茂而禽鳥遂爲有可觀而已先儒以勒爲不知人而其言曰光武之於高祖猶武王之於文王又何失喩也光武得爲宣王則足矣

謝安命駕圍碁

當憂而憂當喜而喜聖賢如是而已憂而見於事喜

而形於言聖賢如是而已其或憂而陽不憂喜而陽不喜矯情作僞以欺當時而惑後人如謝安石是也當苻堅之舉國而寇晉也彼我强弱之勢不啻若山之壓卵而安石身爲大臣當國家之大患而其受命出師與秦人決一朝之命者又皆安石之子弟爲安石者其不當憂耶顧安石方命駕遊山與姪冠軍將軍玄圍棊賭墅優游至夜而罷夫心有所憂者其事固宜若是乎使聖賢當之必且入處於廟堂之上上以安天子之心下以聚精勵氣與玄等悉論兵機以嚴其付托之事其所以憂之當如是而已藉曰處置

已定亦奚暇於逸豫哉將謂安玄也則安之豈無其道將謂鎭衆也則鎭衆之道正在於坐廟堂論兵事何必命駕圍碁爲哉吾恐其如此則衆情之震懼愈不能鎭之而反或解體觀於桓冲之謂其佐吏曰大敵垂至遊談不暇天下事已可知衆亦豈不云爾哉竊謂安石非不憂者特憂之甚而出於無可奈何姑且矯情爲反常之事以冀天幸而取異時先知之名而已先儒謂勝負之勢安石了了於方寸豈其然也當秦晋之交兵使無苻融之退軍朱序之行計事機之變出於呼吸之間則晋必無幸矣凡此非安石之

所能了了且雖賢於安石何以知晉之必勝秦之必敗其草木風鶴之皆爲晉兵而堅卒狼狽走逃則是天也於安石又何與焉假令知其如此猶不必圍碁況其事出於幸而非可以逆知者耶孔子之所愼者戰其言又曰臨事而懼易曰藉用白茅旡咎苟錯諸地可矣藉之用茅愼之至也夫惟大寇壓境國危方急而將相遊談士民不見其有憂懼畏愼之色非所以爲後世法夫事之不可以爲後世法者非聖賢之道也儒者從而褒之則又惑矣向使秦人得志晉遂以亡安石之碁不幾爲孔範之詩而桓冲爲知言者

甚矣以成敗論人也難者曰然則子安知安石之憂之甚且其矯情冀幸以取名也應之曰吾何敢逆人之詐亦觀其情而已當淝水之捷安石得驛書知狀攝書置床下無喜色與客碁如故旣罷還內不覺屐齒折夫折屐者喜之切也以今之喜之切而知昔之憂之甚不亦可乎以昔之憂無奈何而知今之喜出於幸又不亦明矣乎方其戰勝報至誠國家莫大之喜也爲安石者當改容而輟碁亟以語於客又亟以奏諸天子又亟以布于國人吾未見其過矣乃攝書而無喜色非矯情而何欲使人稱之曰安石果先知

哉敵來而不憂戰勝而不喜如是而已則非取名而何或者以郭汾陽事擬之夫汾陽之見回紇朝恩只是以誠誠之與僞豈適爲千里之間哉惟宋寇平仲之北城飲博似矣而寇有所恃猶不若安石之矯之甚也

秦父老泣留劉裕

劉裕既討姚泓將還建康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

諸君懷本之志愚於此盖疑之古人曰孔明承桓靈
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當裕之時西漢之亡已數百
年澤斬而跡熄久矣而關中之地兵戈割據又不知
其幾變聞昔之有漢者殆鮮矣爲秦民者思苻堅一
時呴沫之恩則有之其於漢豈復有詩人黍離之悲
哉且苟知漢之可思則當知裕之不足以爲漢嗣彼
裕不臣於君尚可以孫於其祖乎其自爲刺史都督
殺戮征伐惟其意欲盛其威名以簒晉者秦民宜無
不知孰肯涕泣願留以十陵爲墳墓以咸陽爲室宅
以承大漢之統者若誠如此裕雖小人必能仍據關

中擧大名以號令天下豈宜捨而東還汲汲於晉之九錫哉雖然此必無之事也豈或如後世無耻之民於守令之有勢力者僞頌功德爲借去乞留之事者耶不然則裕自誇大而史襲之也論者以裕漢孫而司馬氏輔曹操滅漢裕之滅晉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則此又畫餠之不如

王珪魏徵之失

王珪魏徵之事論者不一其辭或曰王魏於建成旣敗之後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命可也太宗之爲太子卽以徵爲詹

事又與珪爲諫議大夫亦在太宗未及傳位之前盖
高祖意也業已赦之更安所請命或曰王魏承高祖
之命爲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以建成之難
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太宗以弟殺兄
以藩王殺太子人人得而誅之况其爲輔者乎王魏
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此言愈可疑也蹀血
禁門固是古今之大惡而爲王魏者安得而措其手
而用其力雖使王魏有可誅之勢無高祖之命而致
討太宗於義何如也欲禀其命則高祖已立太宗爲
太子矣又孰從而討之是王魏前無請命之會後無

致死之所誠不知其宜何處之惟王魏以巳之不能
匡救建成深自引責以太宗之以弟殺兄內懷憤寃
超然遠舉而深藏不惟不事太宗亦不敢自立於高
祖之朝得矣而使王魏而如此者初何以事建成王
魏之失不在於事太宗在於其初之事建成也夫高
祖專用太宗化家爲國其勳勞威望信於天下天下
知有太宗而殆不知高祖也則孰謂太宗而能久屈
於秦王者而彼建成徒以長之故居匪據之位雖兒
童亦知唐室之有亂矣亂且起於父子兄弟之間而
士之少欲重其身者曾不可立唐之朝況爲建成輔

耶王魏之於唐非有親故之情不可自疎之義惟盤
桓而不進隱居而待其變不過數年唐事定矣惟其
有才而寡識急於進取貪於功名乃欲事建成以自
見則甚矣其陋也或又以王魏不能勸建成如東海
王彊力請而去爲答此又可言者彊長而賢明帝又
非有功惟光武以愛故欲易之在彊則或可知幾克
讓而在郅惲則不可勸也惟以長少爭於光武可也
今唐事則異是太宗之當爲太子不惟勢也義不得
不然雖曰非春秋之法卽所謂權而不失正者不啻
與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同矣而特高祖不察耳

高祖不察而建成豈有自讓之理凡忠於高祖而愛建成者勸其力請而去豈不宜乎而庸可責之於王魏哉不惟不勸其讓又不能正救其讒訴太宗不惟不能正救又贊其早除太宗苟一出身而事建成則此皆馴致之道也夫惟進取功名之爲意安得不以事建成者事太宗哉愚故謂王魏之失不在於事太宗在於其初之事建成也

五王何如平勃

唐書之贊五王曰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甚余未敢信焉此爲漢唐大事而諸公之有得失不可不悉

明之呂后誠有罪而比之武后不啻輕矣當呂后臨
朝而封諸呂爲王雖違於高帝舊約非若武后之毁
唐宗廟改國號爲周則平勃大臣姑且勉從以圖後
功亦一道也先儒直曰畏死何不止責其不如王陵
之正也或曰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人之
不可知者死生平勃亦豈必欲成功於太后之身後
雖使太后在者平勃要有所處不曰將欲取之必姑
予之乎且謂平不可勃不可太后安能獨行其意彼
不有高帝之盟視平勃何如也使平勃直諫而去則
漢庭更無人矣平勃之勉從盖亦畏漢之無人其謂

陵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者殆不可槩以大言譏之也平之燕居深念苟爲其一身則交驩諸呂足矣何乃聽陸生之言而以數百金爲太尉壽惟不敢忘社稷焉耳且以其所成就者論之誅諸呂廢僞主迎立親高帝之子名義甚正漢室復安平勃之事如此武氏之罪千古所未有爲唐之臣子者雖不能卽討亦不可立於其朝而自狄仁傑已隱忍爲周之宰相雖其精忠至悃常在於復廬陵卒能感悟以就五王之功而其間之違心苟容豈特如平勃之爲而論者於仁傑則恕之深於平勃則責之切非平允之道

也如五王者其功烈又豈可少之哉誅二張復中宗
使廢廟復立亂朝以清雖謂之再造唐室可也然有
所失焉者夫武氏之與唐之宗廟不可一日俱全也
決矣而五王之處之不能如胡氏之所論此爲可恨
且無論其數罪廢滅與止請傳位凢皆五王之事非
中宗之所可得與而乃密陳其策於中宗請東宮而
迎之斬關而入是爲以子刼母五王既不能討宗社
之賊又不能全母子之義可謂進退無所及矣二兇
雖誅三思猶在去草不去根唐室仍以再亂五王之
功固不能掩其罪而此猶未暇論惟其舉事之初名

義未順以余觀之殆不如平勃矣難者曰胡氏之論
果得乎曰罪如武氏而後可以語此然至太廟數其
罪廢爲庶人滅其宗族則可惟賜之死則過矣武氏
而至於死中宗必不欲爲君唐之臣子又何可捨中
宗哉數罪而廢之丐其生而別置之以示爲中宗不
得已之意彼中宗者又豈敢以武氏廢而不欲奉文
皇大帝之祀哉曰方且事中宗而廢武氏何如曰請
于中宗而廢之固不可當是時有周而無唐唐之忠
臣急先爲宗社討賊然後立君則中宗是也何不可
之有夫如是則孰如密陳迎入之爲未順又孰如仍

其舊稱加以美號之爲悖而唐事且克正矣惜乎五
王之未之思也

玄宗貌瘦之言

嗚呼人主其亦無言哉無言者非謂噤不出一聲謂
無自矜之言也善乎傅說以有其善矜其能陳戒其
君三代之主未嘗有其善以及兩漢亦不甚焉至唐
文皇有一善惟恐不人知也有一能惟恐不外揚也
於是專務爲自矜之言載於史者不可殫擧而其獘
之在於其子孫無足怪也玄宗於開元中嘗臨鏡不
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

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順旨旣退吾寢不
安韓休力爭旣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
身也何其言之類文皇也然此不特矜其所能而殆
有詐也韓休誠直矣直臣爲相而其君安有貌瘦之
理玄宗初年頗能勵精於治雖無休固不至於放縱
自逸雖有休固亦宴樂遊獵但不能過差耳以宴遊
之不能窮其心則將見損嗜欲節起居其瘦反肥使
玄宗賢也固不當瘦雖愚也必不乃爾其所謂左右
者當是宦侍宮妾而吾謂宦侍宮妾亦必無此言惟
玄宗自爲答問以誑一時耳且謂休力爭吾寢安寢

安則貌豈獨瘦其言之不能有倫又如此盖欲示其勤於聽諫以致顔貌之改昔以自矜其善而不覺其爲詐則此又文皇之所未必然也古之聖王舍已從人至於聞善言則拜而未聞有瘦者衛武公作抑戒以勉羣臣以朝夕告戒而壽逅百年其不瘦從可知也謂玄宗因諫而瘦誰復信之崔羣之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愚謂唐之理亂亦非自罷九齡任林甫實自玄宗貌瘦之一言當是時天下粗安矣帝年寖高矣亦旣封

禪而告成矣志滿意得而向者區區之勵精且怠矣
則逸欲之萌隨而起矣如川之壅其決必有時其防
堤之毁必有其處卽如此言是也人主雖和顔色而
受之臣下常苦不能盡諫今乃自言曰因諫而瘦人
臣孰不狼顧而疑懼休果未幾而罷而如林甫諂諛
之徒安得而不進哉易曰君子出其言善而千里之
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玄宗自以肥
天下爲社稷則豈不善矣而其意在於自矜而其言
不免於詐則不善孰甚焉吾故以謂唐之理亂自此
言而分而又悲世人之不知也則表而出之以戒後

之人主與其有言而矜且詐無寧噤之爲愈也

北軒居士集卷之八

北軒居士集卷之九

初年錄 文 史論

郭子儀命減聲樂

唐以楊綰同平章事綰性淸儉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毁之先儒曰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愚未知郭公之亦不出於畏也郭公賢有盛德故儒者褒許之過或反不知其所以爲賢愚謂郭公之賢正以其畏故耳夫郭公匹夫也而親以手拯天下於塗炭之中

躬秉戎權戚連帝室以功則莫大以位則莫崇以地則莫親人臣有一於此鮮不盈溢顛躓而顧郭公安其所處以之始終庶幾於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者何以哉以程元振忌之則請解元帥遂留京師不敢歸以子曖與公主爭言則囚曖而入待罪歸而杖之以盜發其父塚則流涕而引天譴以歸罪於已凡皆以畏也於小人之爲讒間之謀則畏之於癡子之昧君臣之分則畏之畏於人者雖殊其畏之之心則一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郭公之心也且公豈爲其身哉公與唐一體公安然後天下可安易曰勞謙君

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此又郭公之志也使郭公而不知畏也則孰謂其盛德而且能不盈溢顚躓哉夫以小人癡子之猶可畏而況楊綰之淸名乎崇高富厚公所固有則聲樂之盛自無損於公之德而畏綰而減之適足以見公之大又何必諱其畏也相者所以表百僚而率萬物郭公非特畏綰亦以畏朝廷也畏天下人也郭公何往而不畏哉若謂綰之賢不及公不足以畏公則公嘗畏小人矣若謂公雖不減聲樂綰必不責也則公豈以責爲者公之所甚畏者乃在於無可以責公耳有責則畏無責則

已者小人非郭公也難者曰然則公之畏固與幹與寬之畏侔乎曰畏則一也而有公私之分如二人郎所謂畏責者也雖然今有雷霆之威人之作姦者固憂其震死爲君子者豈不亦變色而起坐乎畏焉而已若必以公爲成人之美則吾又有說當是時公或謂我當先衆人而臧之云爾則此所以成幹與寬之美也如紹之淸名豈待郭公而成美者

李璀表父之反

李懷光之子璀密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驚曰卿當爲朕彌縫之對曰顧臣力竭不

能回也上曰卿以何策自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
死使臣賫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敗璀果自
殺君與父一而君或有時而重於父此謂其身當爲
君死不得顧其父子之私也安有表父之反者璀於
是時已許身於君爲監察御史其義不惟不忍從逆
而已而懷光終不可諫且其一死已自誓於心故遂
以言於上自謂如是處於君父之間可也而以余觀
之璀殊未達於義者矣璀之死當在於懷光反逆計
定之日不當徐待其敗死之後也璀惟不能早死故
表之表之誠非也曰璀死於懷光反之日當何如曰

懷光雖不聽璀宜諫之不已或理以曉之或勢以讋
之盖無所不用其極彼懷光旣不知君臣當不有父
子惡璀之諫而殺之則璀誠亦得其所可謂兩盡於
君父之間雖不然而不殺璀又辭竭力盡碎首自决
於懷光之前亦或爲萬一感悟懷光之道如是而已
表之誠非也父之攘羊而猶不可證焉反逆何罪而
可以子而表之哉曰諫而亦固正矣然不能使君知
父之反而備之君或爲父所敗則奈何曰吾之亦爲
其事君之道而已事之在於吾亦後者非吾責也後
漢趙苞守遼西鮮卑刼質苞母以擊郡出母示苞苞

悲呼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毁忠節卽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遂嘔血而死二人之事頗相類皆不忍於從逆與降虜而不知其爲薄於親也曰苞之處之當如何曰降不可戰不可惟有自刎於鮮卑之前曰我宜破汝而我母爲汝所執我固不戰而死於此云爾則鮮卑之所以質母爲苞害已也苞今死鮮卑宜必赦母惜乎苞之不爲此而棄母以戰也後雖嘔血而死尚何及哉無論苞母之無罪懷光之反逆夫苞母之死因於苞懷光之死不專由於璀之言則二人者之失輕重或殊而然

棄母以戰表父之反其薄於親則一而皆未達義之
過也程子謂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吾所謂不戰而
死亦是也又曰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降固不可
而亦或有權輕重而處之者惟胡氏之論璀曰德宗
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反逆罪止其身特宥其子使懷
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
矣表父之反而豈忍獨生此固璀之所不爲也余於
胡氏之言多不合人或疑其喜異而余豈喜異者惟
璀可以不死然後方可謂胡氏之言盡是也
憲宗淮西之功

晉有鄢陵之役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其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晉卒敗楚文子之言不用而不及一年厲公弑三郤誅晉國大亂當憲宗時四方僭亂略已削平而惟淮蔡不服方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當時謀臣之議固已不欲急於討蔡而裴度宣慰行營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韓愈又上言以贊之遂至於盜殺武元衡然元衡被殺則淮西又不可不急討也討而成功憲宗親御門而斬元濟中興之功亦可謂盛矣然傾天下之力討

蕞爾之數州雖獲元濟終未能償一元衡且於其明
年浚龍首池營承暉殿憲宗之志荒矣而朝之賢人
君子悉疎不用所寵信者非小人則中官非中官則
方士而憲宗卒不得其死唐室遂替凡皆淮西之功
所致也使如文子者在憲宗之時則及元衡未殺之
前而淮西事宜有所處雖不能然而至於討賊成功
世苟有深慮遠憂之士必思所以杜憲宗驕逸之漸
者而韓愈乃從而以雄辭鉅筆頌美而歸功於憲宗
使憲宗之志荒者又愈之過也夫為天下謀之不臧
而當國大臣逢刺客之奸變古所未有如是而不討

賊固其可羞雖討而勝之亦已不武而愈顧極爲之贊揚觀其文雖三代聖王之事業亦不能或過而不待其潮州謝表諛意可見惜乎其慮之不及文子也或曰然則淮西之碑憲宗何以改命段文昌撰之曰愈之文固嘗並頌憲宗及裴度帝旣自矜其功而猜忌度不如是則李愬之妻雖有讒言豈能遽入乎嗟夫此又晋公之所以進憂勤機略者也

唐室宦妾之禍

歐陽子論唐事言宦者之禍深於女色此爲唐之亡適因宦者耳宦者之禍豈能如女色之深哉雖以唐

事見之武氏之亂唐已亡矣幸賴狄公五王之力以亡爲存中宗不懲而有韋后之禍玄宗親定其難而又以楊氏亡唐身竄于蜀太子竊位非郭李之忠李氏無祀而此皆由於女色非因宦者之故也肅宗自天下未平已有良娣之寵遂至讒殺有功之愛子以李泌而不能諫及迎還上皇其不自盡於父子之間者固亦信用李輔國之過而乃張后其本也宦者之禍始於憲宗自是以後人主多不得其死廢立不關於朝廷至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號而唐卒亡矣然謂唐之亡不由女色適由宦者而遂謂宦深於色

則豈非陋見者哉國之存亡猶人之夗生人之年歲尚少元氣方强則風邪之傷非不深矣而或不至夗及其衰老氣弱卽有感傷鮮不隕亡唐之事何以異此盖肅宗以前是唐少年之時狄公郭李其元氣也使憲宗以下而有如武氏楊氏之事則吾知其亡也愈烈豈非年衰氣弱之效哉宦固不可謂深於女也女禍極於夏商宦亂始於秦漢此又其效而人謂東漢由宦而亡吾謂不然使無女后之專擅則大臣當用事宦者何自以得志漢之亡亦女禍而已且謂人主之易惑於宦者豈非以其近而其近孰如女色哉

歐子所言用事近而爲心專者正指女色而且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又豈特宦者之比也惑於宦者比則馳騁游獵發狂而得病忠臣碩士或可以藥石試之惑於女色則如飲鴆而甘之腸胃卽爛而且絕雖有和扁尙不知爲計此其近遠緩急之勢也歐子又言女色之禍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宦者之禍雖欲悟而勢不得而去也嗟夫歐子豈嘗見有悟女禍者耶以唐事言之文宗召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王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文宗之於宦者雖不能去之固已悟其爲禍當中宗之爲武三思點籌玄宗之令宮人以綵輿舁安祿山賜貴妃洗兒金錢豈嘗與學士涕泣哉迷而不悟又何論捽而去之吾故以謂女禍深於宦者

王子明不諫天書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愚謂眞宗封禪之事其逢君長君者王欽若之徒若王子明出於畏怯耳論者或謂始議封禪帝曰王旦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使旦如孫奭魯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寢矣愚謂不然子明雖諫之眞宗豈能不封禪者竊見凡祥瑞祠禱之事其狂惑人主即無異於淫聲艶色之爲禍吾於漢之光武已知之即位三十年羣臣請封禪則詔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旣而不數年忽然稱其所謂會昌之書而卒行之雖無諫者光武本知封禪之非而方其縱欲而必爲則亦嘗不顧其前言蓋夫驕奢淫逸乃是人主之恒病而祥瑞祠禱最爲耳目之盛觀故滔滔者莫不趨於封禪而眞宗特其最下而尤甚者雖

欲如光武一日之僞讓而亦不可得且其所謂天書
者荒誕陋拙有甚於會昌而三尺童兒之所難欺雖
帝亦不能無愧於其心而只欲取辦於一時以成其
封禪之事而已此其慾盛而計迫更何所顧慮哉乃
疑王旦之或謂不可者非畏之也盖子明君臣之間
其交甚親惟親故所望也切人之望於吾者切而吾
乃拂然以忤其意則必將棄前之親而怒之愈烈况
驕君之於大臣乎又况眞宗乎如孫奭之諫於帝曰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觸眞宗之諱無如此甚而帝乃
默然不加之罪無他以踈故也使子明而爲奭之言

則豈有能不殀之理帝既決意封禪遂召子明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歸而發封皆美珠也夫如是而子明不從則安知珠之不爲鴆也使子明若可以罷免而止則子明長者位已極於人臣豈復有所貪戀且子明雖汚美珠何求而不得哉特其所畏者殀也或子明之心以謂帝之爲封禪等耳因以殺大臣則又過也我不忍潔身以重君之過云爾而士之潔其身乃所以報其君也子明安得而自解且雖遺命削髮亦何以贖其罪乎余竊悲其心或與欽若輩不同故論之如此且以見眞宗之惡

無復可爲而仍戒後之人主苟或驕奢淫逸而亘不知反則其所縱欲而自欺逆拒其臣之諫而必行已志者雖過於祥瑞祠禱之事亦將無所不爲豈不難哉若子明之罪固不止於不諫子明爲宋大臣素喜薦人未知其所薦者果皆賢也而其意只欲進賢不及於退不肖耶如欽若之奸而不以時斥黜之使其逢君之惡而身又畏𠦑不免與之相濟子明其殆哉易曰小人勿用記曰大臣以人事君惜乎子明之昧於此

趙抃君子小人之論

趙閱道欲朝廷之別白君子小人曰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余竊以爲知言也在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曰拔茅茹以其彙此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旣各有類則小人未必盡爲大惡君子亦不能無所誤不然則世有大惡及大賢而已豈其理哉然所謂小過與詿誤者語其事則宜若無甚異而其出於小人與君子則不同苟在上之人不察於此謂其過小而不爲遏絶則必潛滋寖長自小而大終使大惡肆志而君子不能容焉謂其有誤而重加督責不思保惜則世無

完名之人雖大賢有不能免而適足爲助小人以攻
君子閱道之言其亦有憂於此歟或有詰余曰夫人
也旣非大賢又非大惡則何以辨其爲君子小人曰
是不難大賢與大惡世不多有而惟各推其類而察
之於同異向背之際則其於別白也何有前世之事
不暇殫擧只引一二如漢汲黯賢者公孫弘惡者當
時之士同於黯而異於孫弘則吾必以爲君子不然
則以爲小人弘恭石顯王鳳惡者蕭望之周堪劉向
賢者當時之士若向於恭顯等而背於蕭周之徒則
吾必以爲小人不然則以爲君子若是以往雖百世

可知惟推其類而已至於閔道之時則范仲淹其賢者呂夷簡其惡者一時庸鄙無耻之人莫不附於夷簡雖夷簡死而未已其正人善士又皆以仲淹爲歸雖遭擯辱而不知悔矣則閔道所以欲朝廷之別白者豈其在他也苟或大無道之世以大惡爲賢以大賢爲惡則亦末如之何而不然則推其類而別之亦在夫在上者察焉耳今有松檟之美材而不能無尺寸之朽然須培而養之可以充大厦之用荆棘之始生其刺甚微而若不鋤而去之傷人於後者必多此塲師之事也其遏絕小人成就君子亦何以異此哉

且夫小人陰類君子陽類陽一而陰二小人多於君子小人常勝而君子常不勝苟不如閔道之言則君子豈惟不能成其德將見敗亡之不救而其弱者鮮不反而爲小人豈不亦可憂哉嗟夫余嘗見弱者之多矣甚則匪不惟不欲遏小人之小過雖其大惡思所以護之其於君子之有誤則或不相容雖於其無誤者亦不欲深與以自爲公平而陰爲其一身而已此實反者之尤而亦惟上之人所宜知者耳嗟夫何不觀於閔道之言也古人謂世之論朋黨至於歐陽子而極余又以爲論所以處君子小人之道者至於閔

道之言而無以復加也

司馬光祚宋之言

司馬光於元祐初盡革安石惠卿所建之法或曰熙豐舊臣多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愚謂公之意善矣而其言則有未至也當是時公豈嘗謂宣仁太后萬年而亦豈不知哲宗之昏主哉故不曰皇帝聖明必無此事而乃以天祚爲言盖公之意以爲禍福委之於天惟爲吾所當爲者不亦善哉然自不知公者而論之取必於天似乎迂謂無此事近乎諱若曰以其必無

之故勇於革舊則尤非公之本意也公何不對或者之問曰小人之禍非不知矣而人臣之義豈敢顧私惟爲吾所當爲者是爲宋也云爾愚故恨其言之未至也

范純仁救蔡確

天下之患莫甚於以君子而黨小人以君子而黨小人亦小人而已蔡確之將貶新州也范純仁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竄誅大臣夫所謂寬厚者宜加於可以罪可以毋罪之人而所謂不可以言語竄誅者亦謂其捃摭疑似令

確則雖非釣臺詩只其與邢恕謀立岐王不成則謗太后自謂有定策功此其罪已自難容於覆載之間而其詩語雖至愚之人皆當知其以武后事指斥東朝則況純仁哉然且救之是黨也黨於確是亦小人而已始文彦博欲貶確嶺嶠純仁曰此路荆棘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是不過爲一身他日之利害夫爲一身而欲貸指斥太后之元惡甚矣其不仁也且豈不知其厚於確則爲薄於宣仁乎或曰自宣仁則寬之亦可曰是何言也周公之誅管蔡非爲其讒已以亂王室歟宣仁而爲武后者宋其將何如也夫宣仁何

敢謂其事在吾身而忽討賊之義况爲宣仁之臣子者又敢以此勸之哉如確覆載難容之惡加以指斥之誣悖而純仁顧不忍於新州非黨而何非小人而何善乎劉元城之劾純仁曰有朋奸之心豈其過哉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愚謂必先討純仁可以正確之刑也世多以元祐之變爲紹聖歸咎於元城諸人苟如純仁之救確而已則又安用元祐爲也是非之不明典刑之不擧誤當時而疑後世無他純仁亦有君子之名故而此愚所謂天下之患莫甚於以君子而黨小人者也

岳飛奉詔班師

古人以岳飛之破郾城走兀朮旋奉詔班師恨飛之不能一舉而克之以爲飛未知權也雖愚嘗讀史至此亦以云云旣而思之飛雖欲一舉而克之其勢不得盖非不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夫所謂矯制克敵其以一時之威殭勢力則有之當飛之時豈能爲陳湯甘延壽之所爲者哉飛忠孝人也受高宗之命以興復爲已任而是時道君已卒於金高宗之於虜其讐益深而飛之悲憤復何如也意飛之誓告於三軍之士者必稱皇帝之孝思不忍與虜共戴天其

於太后淵聖當亦以爲皇帝處宮室而思毳幕之居
享膳羞而思膻肉酪漿服細煖之衣則思其窮邊絶
塞之寒有如張守所嘗戒於高宗之云而使三軍之
士翕然知高宗之不能一日不思二帝母后不能一
日不欲掃滅金虜而莫不感於高宗之孝岳飛之忠
奮發激勵以一當百屢戰屢勝幾成不世之大功者
皆爲是也而卒然無故而一日十二金牌趣以班師
豈三軍之士所曾慮者哉是高宗本不知有二帝母
后而金爲非讐矣向飛之誓告於三軍之士者爲妄
矣奮發者其有不沮心激勵者其有不解體而飛雖

勇若徒以威彊勢力則固不能與兀朮爲敵今且無忠孝之感而用解體之衆何得以克之哉或有詰余曰班師非高宗之志乃秦檜之姦飛何不以此而諭三軍之士此大不然檜之罪大矣而比高宗則反輕使高宗而知有二帝母后則雖有百檜尙何能爲惟保和偷安以耽一時之宴樂是高宗之素志故檜得以乘其隙而騁其奸不然則安有父沒於虜母方被拘而人告之曰爾忘爾父母之讐而曰諾者愚故以爲檜之罪輕於高宗而不可以此罔三軍之士也高宗之事旣如此且聞有奸臣之制命則吾知人心之

益復狠顧飛之不能成功而且及於禍一書生之已言於兀术者曾謂三軍之士而不知哉當是時飛之忠竭矣高宗之罪極矣三軍之士非復可用而權無所施矣則飛不受君命而又何歸嗟夫以飛之忠孝不幸爲高宗臣而不能早自引去終至父子被僇此爲千古之恨惟班師非所可恨也

眞德秀就理宗

寧宗親立濟王竑爲皇子宗社之所託人心之所係即竑也寧宗既崩史彌遠矯詔立貴誠是爲理宗而眞德秀就而仕之德秀固不嘗爲竑之宮教乎王珪

魏徵之始事建成後事太宗猶誘之上有高祖德秀豈亦恃楊后耶后爲彌遠所脅固不足恃也去就之義雖在王魏尚責之况於以儒自命者乎無論其嘗爲宫教與否夫有姦臣當朝專廢立之大事非先帝所爲託宗社之人而大拂天下之心顧如德秀者彈冠而起甘與之同朝則是春秋可廢而亂臣賊子恣行而不知懼者又儒者之過也當是時德秀之力雖不能討彌遠而立濟王其不當與彌遠立於貴誠之朝則甚明而無可疑矣或以德秀之始諫濟王後就理宗謂之擇君若使寧宗在而廢竑立貴誠則可也

不然而理宗爲彌遠所私立則爲德秀者何以有辭
潘壬之擧義甚正可恨者其不能成功而彌遠又潛
殺無罪之竑當是時德秀亦可以去矣而初旣就之
則不能去亦其勢也區區乃以三綱五常之說陳之
於理宗而所要請者卽爲竑繼絕耳非先帝之所嘗
付託一朝因姦臣而猥竊天位者而其可責之以三
綱五常之道乎且爲竑立後其事曾足以棟幹宇宙
乎哉甚矣德秀之謬也先儒去就之際或不能無後
學之疑當徽宗末反常滅理之事不一而惟是程子
之名入於奸黨徽宗親書之而刻石于端禮門乃寵

山以程氏之門徒幡然以赴召光宗悖惡而朱子守任潭州寧宗名義不順而又即入赴經筵然龜山首陳元祐諸臣之復祖宗舊法使徽宗因是而覺悟則伊川之誣可以得伸龜山之意殆欲權而濟事歟至於朱子其必以外官故黽勉而於寧宗則眷眷以負罪引慝戒之未始不出於正雖愚之疑亦可以釋矣而若德秀所以爲三綱之說於僞君亂相之朝豈非念佛於屠兒之前者耶其以一部心經得眞儒之譽而爲後人之所尊師則愚竊以謂德秀之幸也

文天祥黃冠之對

夫爲國守節之士未必盡皆殺身以管寧陶潛而得爲漢晉之遺民亦足矣如使魏宋之主必欲其爲臣以其不從而殺之則二子者亦當甘心於斧質不然則不死且二子之於其國非疎則賤未必有復讐存祀之任與責苟以復讐存祀爲任則當一日擧事以畢臣子一日之責豈得自逸於遼東潯陽寂寞之濱哉宋之文天祥則其義與二子者甚不同始聞虜難倡義勤王以討賊與復自誓而身兼將相佩趙氏之存亡不幸而德祐被執嗣君幼弱三百年宗社僅託於海嶼容足之地雖天祥亦豈不知必亡而其言曰

父母有疾不恐不下藥當其創殘敗衄果然無復可爲則仰藥絕粒不待虜之殺之而天祥欲先自殺者誠爲國亡則與亡而以其終不能成興復之功爲已罪此其所處豈同於二子者哉嗟乎天不鑑其忠節宋祀遂絕而天祥偶爾不死則其居燕獄至於三年之久宜與夫仰藥絕粒之意異矣而且其對王積翁之言曰倘蒙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積翁至以此請釋爲道士若是則天祥亦可自逸於江南如二子之於遼東潯陽也歟曰此天祥所以尤不同於二子者吾知天祥必以爲吾旣不

能死於國亡之日萬一得脫而歸者當求趙氏兒於
民間糾烏合之衆勵尺寸之兵以圖興復而已雖知
勢之不成或兾天之助順不成則死是又吾事也云
耳不然而徒欲以全區區之性命則曾是以謂天祥
乎是故留夢炎輩恐其號召江南勸元主而必殺之
天祥之志此又可見然則其黃冠顧問之言豈非所
以紿彼虜而將圖吾事者哉觀夫天祥自初必曰有
死而已至其過淮作詩有曰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
父是其捐性命與家族也素矣夫豈天祥而一日忍
忘其死也余懼世之庸士驟聞黃冠之對而遂謂天

祥無端而求生則是不惟重誣天祥亦將不知亡國大夫之守節所以異於疎賤之臣者茲悉論之

劉因四賢之論

劉因就胡元之徵召雖卽辭歸不免失身然觀其論四賢之言因之學亦可謂不差矣其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論固晰矣然其以邵爲大未見其得而又遺張子則豈因未見西銘歟孟子之後道學不明濂溪奮起首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上如其精如其精至於西銘其言可以範圍天地而不窮孰與爭其大也

康節之洞觀理窟高則高矣而其術有不純者不純則不大若程子之正吾無敢間然况乎紫陽之聰明溥博集羣賢而大成者哉愚欲略改因之言曰周至精也張至大也邵至高也程至正也朱子盡其精極其大致其高而貫之以正以大成云爾則其將不惑於百世歟雖然　明三百年儒者非不多也而其言之如因者絕不得聞因又何可少之哉惟吾東方頗嘗從事此學雖愚之言盖亦得於其師者然也天之生才無古今之殊而所謂道學者在於其人之心而已未知今日腥膻左衽之間亦或有如因者耶幸不

左袵矣亦無失身之患矣而莫知勉焉則又因之罪人也

北軒居士集卷之九